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祖賜丹藥三丸

原來妙姑自回家之後，父母即為擇配，已經說允。妙姑不從，當夜自經。救得醒時，就剪斷雲鬟，齧碎玉容，日夜啼哭。其母勸他說：「賽甥女不嫁，今已有了丈夫。你何苦自誤終身？」妙姑說得好：「他該人的債負，我卻不欠人的！」未幾，林公子死了，妙姑拍手笑道：「如何？完了債就去了。我今好與賽姊姊同心學道。」父母不肯放他時，又要尋死覓活。姚秀才無法可施，只當不曾生這女兒，又省卻好些嫁資，不管他了。妙姑逕拜辭過父母，來到賽兒家下。一見便說：「我如今永遠伏侍姐姐了。」倒身下拜，將前後情由細訴一番。賽兒大喜，遂引妙姑拜了鮑、曼二師，又將樑上的天書、寶劍指與他看，一一說了。鮑師道：「目下玄女娘娘駕臨，講授天書，你隨姊姊做個侍從，得聞微妙玄機，卻不是好？」妙姑大喜。賽兒問二師道：「這裡塵市蝸居。豈敢邀玄女娘娘聖駕？」鮑師道：「我已定有主意：此處離海不遠，那龍王是曼老尼的公公，煩他這個舊媳婦去，借座宮殿移向海邊，隱在沆瀣之中，便與塵世隔絕。」曼尼道：「老媒牙又瘋了！你給龍女做媒，曾送個佳婿與他，若一間屋兒也借不動，虧你還見人哩！」鮑師道：「你省得甚麼！夫妻吃了合巹以後，就看得那媒人冰冷了，所以叫做冰人呢。」賽兒道：「若然《太平廣記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廣輿記》上載師太太的事跡？都是真的麼？」鮑師道：「那一句兒不真？只是凡人所見者小，如鼠在穴中，蛙居井底，苟未聞見，便為疑怪。古詩云：『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』以仙家觀之，人生百歲，無異蜉蝣之朝生暮死，所見所聞，能有多少事哉！」曼尼見翠；等心下猜疑，因指著眾丫鬟道：「即現在說的要向龍王處借宮殿，就在那邊腹誅，焉得後世之人肯信呢？」

又指著老梅婢道：「他是信不過的，還要拉著他也同去哩。」老梅大喜問：「是怎樣去？」曼尼道：「待我先擒他兩條龍來，便可騎下海去。」即令老梅婢取根竹竿、木梢過來。曼尼先將竹竿在手一揉，吹口氣，變作條小青龍；又把木竿一掙，變做白龍。但見鱗甲燦然，又睛突兀，五爪攫拿，蜿蜒欲動。眾婢嚇得遠遠躲開。老梅熟視一回，皺著雙眉道：「這樣龍，是軒轅黃帝騎的，我只好學他臣子，攀著龍鬚號哭罷了，那裡有福氣騎他呢？」賽兒、妙姑等皆大笑。

於是曼尼自騎青龍，鮑母跨了白龍，夭矯騰空，乘著月色，逕入東海，翻波跳浪而行。有巡海夜叉向前問道：「何一方神聖？好去報知龍王。」鮑師道：「一奉南海觀音法旨，一奉瑤池西王法旨，要見龍君，快教出來迎接！」夜叉飛遞報入龍宮。只見老龍率領龍子、龍孫出來。那二假龍一見：龍，就現了本相。龍君認得二師，因微笑道：「原來是假的。」曼尼發躁道：「難道我們法旨也是假的？你這懶龍，好欺人哩！」龍君見曼尼發話，滿臉堆笑，請到水府正殿，命罰《香案》。曼尼道：「不是上帝敕旨，怎麼得有詔書？你老龍也忒昏聩了。」龍君遂請二位仙師口宣法旨。鮑師道：「你是東海龍王，豈不聞得蒲台縣有個太陰娘娘降世，是奉上帝敕命，斬除劫數的女主？你也是他管轄下的。目今南海大士命曼師賜與天書七卷，瑤池西王請九天玄女娘娘下界親來講授。因城市屋宇不淨，所以特來借座龍宮，暫移到海邊上。不過百日，圓滿之後，仍然歸到水府。若要房錢，照例奉送，何如？」龍君連聲「不敢」，道：「二仙師枉過，敢不唯命？只今連夜移去便了。」鮑師道：「還要去請玄女娘娘法旨。定了降駕日期，當在三日前來通知於汝。」龍君敬諾了。

二師就要起身，龍君再四款留，止飲鬱金釀一盞。龍君隨即取出辟暑珠一顆，辟塵犀一枝，煩二仙師轉送太陰娘娘，聊表微敬。又送二仙師通天犀、珊瑚樹各一。曼尼道：「呸！這樣東西，也虧你送人！」止取了獻與賽兒的犀、珠而別。龍君送出水府，曼尼道：「我假龍不見了，快把兩條真的給我們騎去。」龍君道：「假的由得人駕馭，真的一出水府，便有雲雨相從，未免驚天動地，小龍獲罪匪淺。」曼尼道：「難道騎了龍來，步行回去不成？」龍君道：「仍舊變了就是。」曼尼道：「我不值得假你的醜相。」遂將一竹、一木，變了兩區海馬，各跨了出海而去？

賽兒、妙姑正在盼望，見東南上一陣神風，有片雲飛到，柳煙等環跪而接。鮑、曼二師按下雲頭。賽兒道：「為何龍人於海，卻變了馬？」曼尼道：「這是他產的龍駒。」老婢認以為真，看了看，說：「好生得異樣！求二菩薩賞給一匹，好騎著學學駕雲。」曼尼道：「這馬正要騰雲，把這匹菊花青的給你罷。」老婢喜極，立刻跨上。曼尼喝聲：「起！」霍爾上升屋簷，那馬腰一聳，頭一掉，幾乎把老婢掀將下來，大叫道：「要跌了！若到半空擲下，這身子就摔做七八段了。活菩薩教我下來罷，再不敢了。」眾皆笑倒。曼尼喝聲：「下！」那馬即下於地，仍復本質。老婢啐了一口，道：「原來就是這根竹竿，呸，你好欺負人哩！」

時二師已進堂中，將辟暑珠、辟塵犀遞與賽兒道：「是龍君饋的土儀。」賽兒道：「豈有借了他的宮殿，反受他的禮物？」鮑師道：「你不知今日龍君的苦，被這老尼發作，唯有鞠躬聽命。你道忤逆媳婦，做公公的怕不怕？」賽兒道：「真個曼師與老龍有瓜葛麼？」曼尼道：「聽這媒婆的嘴！當時老龍曾央人來為伊子孽龍求親，我姐姐說這是畜類，怎麼敢來胡講，要鬧他的龍宮。我殿角明珠，還是他送來陪禮的。他敢不怕麼？」鮑師笑著向曼尼道：「這借龍宮是虧你的大力。目今還要請尊神聖來會會，你可請得動也不？」曼師道：「我知道要請的是剎魔聖主，這休看得易了。他部下八百魔王，八十萬魔兵，行從儀仗，驚天振地。況且沒有宮殿安頓他，珍羞供奉他，那些魔奴魔婢，動不動要嚼人心肝。仙真見了他又害怕，他見了仙真又嗔厭。除非是鬼母天尊下界之後，有個相得的好去請哩。」賽兒道：「為何獨與鬼母天尊相好？」鮑師道：「剎魔是他的甥女，鬼母是他的姑娘。做了個擲色的，腰裡細，就是曼道兄不出色些，連請也不敢去請的。」曼尼笑道：「你與葛洪擲的是腰裡粗呢！」眾丫鬟不禁大笑起來。賽兒喝住了，請於二師道：「我卑禮厚幣去請，何如？」曼尼道：「他比天還富，龍宮海藏、珍奇寶玩，何物蔑有？賞賜部屬，動以千萬，比不得釋道清虛，儒家酸齋。那送禮的話，再不要提起。」鮑師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到九天去來。你把那地煞變化，先在這裡做個開蒙的教師，演習起來，然後好拜從明師。」賽兒大喜，隨令掃除三間密室，煩請曼師教導。並令妙姑、柳煙、老梅婢三人各就根器淺深，學習法術，以便行動跟隨。

不則一日，鮑師回來，說：「九天法旨：在四月初九日降駕。我已到水府，令龍王移殿在海西涯上，當在今夜送汝與妙姑前去，志心皈命，候天尊下降。不知妙姑可能駕雲否？」曼師道：「妙姑麼，青龍也騎得，白龍也騎得，海馬也都騎得哩。」鮑師冷冷的說道：「還是騎個驢兒的穩。」曼師道：「呸！我卻不會變。」鮑師拍手笑道：「你又不是板橋三娘子，變起來才成個驢兒。光頭兒本是禿驢，現現成成的請他們騎了去，好歹聽得著講天書呢。」曼師一時不能對答，發躁道：「你敢顛倒聽得著天書哩！」賽兒便請問道：「二師的話，是不同去的麼？」鮑師道：「玉匣天書，是道祖的秘法，非大士不能取，非玄女不能開，非奉上帝敕旨不能傳授。妙兒尚未能解，倒不妨同去。我與老曼非所與聞，所以說著來耍。」賽兒方知大羅仙也從未聞得此天書的。於是同妙姑別過曼師，捧了天書、寶劍，隨著鮑師引導，逕到海邊宮殿。見四週圍總是雲霞，原在半空的。其殿正中掛一顆大珠，殿四角各懸五色明珠，上設沉香七寶牀，伽楠五玉案。几案上有三尺珊瑚二株，自焚香鼎一座。水精合內盛的是鷓鴣香，紫瓊盤中插的是螭膏燭。懸一頂鮫魚織成無縫的蟠龍紫綉帳。地下鋪的是薤葉簟，方方正正。周匝四隅，又有兩把花梨樹根天然的交椅。鮑師道：「老龍著實有竅。」遂辭了賽兒自去。

且說賽兒與妙姑，每到半夜，虔心向北叩首；寅時又拜。日裡供給，悉係龍君饋送。初九日子時，賽兒與妙姑皆端跪向南，伏地叩首，遙見五雲萬道，從海上飛來，隱隱仙樂鏗鏘，鑿儀前導已至。霓旌翠蓋，絳節朱帶，迴旋星月之間，不知其數。俄而兩行肅然列開，玄女娘娘乘紫鳳凰，眾仙女或乘朱雀，或踏紅鳧，或御黃鶴，或跨素鳩。前兩個一執龍鬚拂，一捧瑤光劍；後兩個各執一柄九彩鸞羽扇，冉冉下於空中。賽兒口稱：「臣唐姁敬迎聖駕。」玄女娘娘降至殿前，諭令：「月君平身，仙吏等且散。」遂向南正坐。賽兒、妙姑朝上九叩首畢，玄女傳旨：「賜月君側坐。」賽兒奏道：「唐姁理合跪聽。」玄女娘娘令仙女扶月君坐下，妙姑侍立於側。玄女見天書與劍在几案正中，便將混成玉匣輕輕一分，取出天書七卷，放於案上，問月君道：「汝亦曾聞天書的本原

否？」賽兒跪答道：「臣昔在廣寒，尚不能知，何況又轉凡世。求聖恩賜示。」玄女道：「起來！以後立聽就是了。道家有天書三笈，即如佛家三乘之義，是道祖靈寶天尊所造。上帝請來，藏之彌羅寶閣，朕數應掌教，所以奉敕賜授。自開闢以來，惟軒轅黃帝得傳下笈，以乎蚩尤；姜子牙僅得半傳，遂著《陰符》；黃石公、諸葛、青田諸人，所得不過十之二、三，皆已足為帝王之師矣。下笈天書，是六丁六甲、奇門遁術、佈陣行軍之秘法。中笈天書，是天罡地煞，騰挪變化，一百八種奇奧之術。真人得之，可以上天下地，駕霧騰雲，超生脫死，為人聖之階梯；邪人得之，用以惑世亂國，終干天譴。」即將上笈天書，逐卷指示道：「第一卷，是追日逐月，換斗移星，遣召雷霆神將之法。第二卷，是倒海移山，驅林鞭石，役使地祇之法。第三卷，蕩魔誅怪，伏虎降龍。第四卷，蹈江海，穿金石，赴鼎鑊，迎鋒刃。第五卷，縮天地於壺中，收山河於針杪。第六卷，掌上山川，空中樓閣。第七卷，變化世間一切有情、有形之物。上笈玄妙，可以消滅五行，超脫萬劫，惟斗姥西王此神通，餘仙真皆未聞未見者。汝掌此殺劫，只應賜爾下笈天書，因南海大士特啟上帝，所以得賜上笈，不可不知。」

賽兒隨復跪啟道：「唐姁何人，敢承大士垂慈，天尊降諭？惟有曠劫頂禮。」玄女娘娘道：「尚有要示，汝可靜聽：大凡劫運，雖係生民應罹刀兵之慘，然視其可矜者，刀下留人，亦符天帝好生之德。攻城略地，必須兵對兵，將對將，用智用謀則可，不可擅用道術。或彼處有作法之人，方許破之，再或艱難險阻，權宜用之。捨是則不可。若依此天書作用，何難翻轉乾坤？汝宜凜遵受記。」賽兒又叩謝訖。

玄女娘娘命至案頭，示諭道：「月君，朕語汝天書大義。如一卷內日月如何追逐？蓋日月之行，皆由一炁運動。道家修養真炁，與天合德，天之一炁即為我有，便可使日月倒行，星辰易位。魯陽戰酣，揮戈叱日，日返三舍。彼之勇氣且能之，何況上真之炁耶？至遣召神將，中笈內亦有之，都用靈符真言，是奉道祖律令，尚有假借；此則全在運用我神，神光一注，默呼名號，不論是何神靈，皆隨心而至。二卷內倒海移山，是用神通。移山須遣巨靈，倒海須鞭毒龍。三卷內伏虎降龍，龍、虎是金、木二炁，所以雲從龍，風從虎；只用真炁一喝，金、木全消，便可降伏。至於魔王，非同小可，必量己之道德可壓、神通能勝、變化尤強，而後能制之，否則無不為魔所敗者。汝之道行，尚有未逮也。四卷乃仙家無上本領。入於江海而不見水，非中笈之捨避水訣也；穿金石而無所礙，非五遁之謂也；赴鼎鑊而如墮空虛，非冷龍護持之術也；迎鋒刃而缺折，非隱形出神以避之也尚須曠劫修煉。亦非汝所能也。五卷縮天地於壺中，人壺自有洞天，而非真縮。收山河於針杪，針上別見山川，而非真收。此從至微處而顯至大法力者。其六卷，掌上山川，是真炁所化而成。若落在塵埃便是真山，如來降伏孫悟空五行山是也。第如來慧力所至，無乎不有，道家尚須運炁而得。由此觀之，佛法尚矣。空中樓閣，是以真炁呼吸雲霞煙霧結撰，惟仙真可居，凡夫重於泰山，不能登也。中笈內亦有空中結撰樓閣之法，是遣神靈運來，從外而求者，此則凡人可居也。至於七卷，變化有情有形之物，是推擴神通之極處。真虎可使變為狗，鵲可使變為鳳，人亦可化為畜，其化無窮也。中笈天書之法，但能變化無情之物，如壺公竹杖化龍，果老酒榼化道童之類是也。我已知曼陀尼授汝中笈諸法，今朕又傳示上笈。道祖精微，盡為汝得，將來當作掌教主矣。至習煉秘訣，次第而來，先從遣神召將起手。」

賽兒隨復跪聽講，至五更甫畢。玄女娘娘道：「要得九九八十一日誌心默運工夫，方得完足。朕當九日一至，為爾逐篇講授。侍女不得在此。」隨有神將從空將妙姑掣回去了。又賜辟谷丹一九：「百日之內不食煙火，其功尤倍。」賽兒接丹吸下，叩問：「若召到神將，如何發落？」玄女娘娘道：「若中笈天書內用符咒遣召者，必須有令。此則運用神召，隨心而至，隨心而退，焉用發落！」俄聞異香氤氳，迎駕仙官已到。玄女娘娘又囑道：「虔心謹持天書。我當差猛將四員，在外巡防，恐有魔怪來攫取，我亦不能預料，要看汝之福分也。」賽兒俯伏叩送，玄女跨風凌霞而去。賽兒祇遵誨諭，至誠習煉。真正夙根靈異，無不批鬱導寂。

九日之後，玄女娘娘駕到，見第一卷天書奧義，皆已精熟無餘，聖心甚喜。又將二卷秘法傳示。自後九日一次駕臨，講必竟夜。到九九數足，賽兒稟道：「原來七卷天書，都是一貫的妙用。」玄女娘娘道：「誠然。爾之神通，已在大羅諸仙之上，但須立功行以持之耳。朕今再授汝以劍術。」遂將寶劍掣在手中，道：「此劍飛馳百里，取人首級，劍俠所用，不足為奇。」就把劍來如屈竹枝一般，嘩嘩剝剝，紛碎若瓜子，都吞在口內，嚥下丹田。瞑目坐有半日，只見玄女娘娘微微張口一呼，一道青氣，約丈有七、八尺，盤旋空中，如則龍攫拿之狀。飛舞一回，將氣一吸，翕然歸於掌上，是一青色彈子。付與賽兒，道：「此劍也，你再吞入丹田，煉他九日，就能出沒變化。」又傳以煉之之法。隨將玉匣天書帶回，不留世間。

聖駕返後，賽兒將青丸吞下，按秘傳之訣，以神火鍛鍊五日，覺在腹中盤屈旋繞，或伸或縮，也就張口一呼，見青氣飛向空中，長有七丈餘，不覺大駭，遂忙忙吸人，再加鍛鍊。只覺腹內動掣有力，不能容受，只得仍然呼出，在空中旋舞片刻，再吸人時，越不能容。賽兒知道必有差錯，乃靜候玄女駕臨。至第九日亥時，聖駕甫到，賽兒跪迎。見仙女掌中托一瓊玉璽，色如紫霞，光彩絢目。玄女天尊降諭道：「朕見汝靈根不昧，道念堅切，天書習學已成，特奏上帝，賜汝玉璽一顆，掌此劫數。汝其謝恩。」賽兒喜出意外，即五體投地，遙向天關九叩畢，又拜謝了玄女天尊。仙女隨將玉璽交與賽兒，上係麟紐，下是風篆之文，方徑各二寸許。天尊指示道：「是『玉虛教掌殺伐、九天雷霆法主、太陰元君』十六字。」賽兒又復叩謝。然後將吐出劍丸、不能再煉緣由，啟奏一遍。玄女娘娘道：「可幸可幸！必要九日火候已足，方可令出。今止五日，僅得火候之半，豈可遽吐？離卻神火，便有剛強之氣。虧得此處無風，若一遇風，就咽不得了。」玄女接來向空一拋，伸引青氣，不過七、八丈許。賽兒道：「前此吐出就是這樣，為何後兩日不能再長？」玄女道：「如九日後吐，方可再煉。今已泄炁，如何能長？萬物皆然也。」因將自己青、白二丸擲於空中，光芒閃爍，約有百丈，就如一條青龍，一條白龍，門於雲中，戛擊之時，鏗鏘有聲。霎時飛下，仍然二九也。賽兒見了如此神通，追悔自己發露太早，懊恨不已。玄女娘娘道：「汝之劍也可用了。青炁所過，可斬百人，已是古來稀有。若到成道之後，尚可再煉。」即令嚙於口內。賽兒又跪奏：「臣姁淪謫塵寰，身受聖母如此隆恩，未知何日再得瞻謁金容？」欷歔欲泣。天尊慰諭道：「爾須上順帝心，下洽民望，完此劫數，早赴天庭，再得相會也。」遂欲然凌空。

忽東北上起一道青霞，光華特異，卻是青牛老祖駕至。玄女稽首而迎，賽兒俯伏雲端。老子道：「我想嫦娥枉自演習天書，內有多少不能行的。我特前來賜他丹藥三丸，助他一助。」玄女道：「此乃月君之大幸也。不得奉陪道祖，將如之何？」老君道：「玄女職掌樞密，比不得貧道閒暇，可以任意逍遙。請儀從速回。」於是仙官開導，自返天關。老子降於殿中正坐。賽兒九叩已畢。老子道：「你就像個方今名士，老師拜得太多了！大士提拔，玄女教誨，西王保護，織女囑托，鮑姑哺育，曼尼傳遞，今老道又來賜汝靈丹，不知那個老師之功勞大哩。」賽兒道：「唐姁何修，而乃仰承上真垂注！捫心愧感，萬劫難酬聖德。」老君道：「坐著好講。」賽兒不敢，起侍於側。老君道：「我第一丸名曰煉骨，服之三日，遍身骨節能堅能軟，能屈能伸。第二丸名曰煉肌，服之三日，肌膚堅於金玉，可蹈鼎鑊，可屈鋒刃，雖火炮石炮，亦不能傷害。第三丸名曰煉神，服之九日，便能百千變化，大而現萬丈法身，天地莫能容；小則斂人於芥子而莫能睹。盡此三丸，凡天書內所不能者，皆能行矣。」命道童將丹盒遞與賽兒，就令先服一九。才下腹中，覺骨節皆運動起來，隨又叩謝。

那道童見殿東角懸著赤珠一顆，去摘來玩弄。老君道：「小家子！能值幾文，這樣看玩呢！」童子遽投於地道：「煉丹時，我不知受了幾千百年的辛苦，偏偏送與女人！看他酸吝異常，也不想謝我一謝。」賽兒急得沒法，便向道童稽首。童子道：「不識羞！這也算個禮麼？」老君笑道：「這個頑童！我的靈丹，雖盡乾坤之珍寶也換不來。你如今勒索嫦娥，倒不見情了。」賽兒道：「這是童子的天真。他看守丹爐，好不辛苦！實不曾帶有可玩的東西來，就是一粒辟暑珠，一枚辟塵犀，送給道童玩耍罷。」隨解下，雙手遞與。童子方笑嘻嘻道：「我日夕守爐，怕的是熱；又煽起火來，厭的是灰塵。這二物恰好。」就接來藏了。老君又囑嫦娥：「服丹須在此間運行真炁，過半月後回去。」隨倒跨著青牛，一片紫雲忽生四足，道童在前引導。賽兒跪著頂禮，直待雲影沒了，然後起來。如前端坐，冥心煉神。

足夠半月，自想已是可歸時候，便飛身於空中。早見四員神將，都來鞠躬聲喏道：「小神等奉玄女娘娘法旨，在此保護天書。」

今太陰娘娘功行完足，合當告退。」賽兒發放畢，鮑姑、曼尼都到了，問：「因何遲了半月？」賽兒謝過二師，說是青牛道祖賜丹藥之故。又將玄女天尊啟奏上帝、敕賜玉璽一頤、並稱呼為「月君」，聖恩甚是優渥，一一告訴。曼尼笑道：「稱呼得雅！我與老鮑就學著他罷。」自此以後，連作書者亦改稱賽兒為月君了。隨召龍君，交還了殿宇，與二師御香風，飄然回到家下。從此夫窈窕佳人，討盡叛臣逆子；更有個逍遙處士，誅將墨吏貪官。次第演出，且看下回何事。